

學生會是誰？誰是學生會？

2019年「時代革命」的暴力高峰期，本欄就談及「亂後重建」要治理整頓「政教法學媒」這亂港五棍。筆者又發了公開信給香港大學張翔校長，引用香港法例第1053章《香港大學條例》中若干條文，為校長大人提供懲治暴動學生的法律依據。大學高層理應熟讀此條例，不過整頓要看時機，現時正好補充幾句。公開信無非是一封電郵，不過香港文匯報發行全中國，正好讓全國同胞都知道香港大學校友之中還是有明白事理之人。什麼「學生會」、「畢業生議會」都沒有資格在政治上代表在讀同學或已畢業的校友。

無良政客接連歸避避責，又輪到不知天高地厚、偽冒「學生領袖」的學生會頭目接力玩法搗亂。近日香港大學停止代學生會收費，又收回學生會原先使用各物業的管理權，標誌著「必然會員制」的終結。香港廣大市民不太了解「學生會」是什麼東西，本文就介紹一下。

「潘老人家」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率先反對「必然會員制」，原因是學生會應該僅屬聯誼組織，不是政治團體。同學可以有自己的政見，亦有自由決定是否參與政治活動，學生會的「建制派」、「掌權人」無權強迫同學追隨他們從政。那時筆者就呼籲應容許同學不加入學生會，會員則應有退會機制。

過去香港人聽到「大學學生會」如何如何，其實僅指「大學學生會」的「幹事會」如何如何。「幹事會」英文叫「Executive Committee」，通常

遺囑之困

朋友是家中獨子，父親早逝，母親個性獨立，一直不允授權任何人處理其遺產。行年87歲的她，某天吃過早點坐在椅上便離世了。其子拿着出世紙往辦理遺產時，當局以其母無結婚證書，丈夫死亡證上身份寫「寡婦」一詞，竟表示：「怎知你母親曾否有多段婚姻？又曾否生育其他子女？可能某天有人出來爭產！」拒絕其遺產申領。朋友為之氣結欲辯無從，遺產雖不多，花了大筆律師費仍不得要領。這樣奇怪的個案我還是首次聽到。

遺產真是令人費煞思量。有律師朋友才30多歲，便自行立遺囑，其母獲悉後哭得肝腸寸斷，聯想到她要死了。朋友費盡唇舌解釋：「立遺囑只是自己的財產將來可按自己的意願處理，有憑有證個人可以安心。况且，誰能預料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？年輕不代表可以長壽，在精神健全時作好準備是最佳安排。」其母才放心。

爭產事無日無之，多少人因不滿財

奮鬥道路開啟新征程

「五四青年節」起源於1919年。一群愛國的中國青年學生充滿中華民族自強自立的覺醒，發起反帝反封建的全國性的愛國運動，提倡科學新文化的運動，「五四運動」揭開了青年新文化思想和革命奮鬥的序幕。

今年欣逢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，愛護廣大青年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，鼓勵肩負歷史使命的青年，要堅定信仰和前進的信念；立大志、明大德、成大才、擔大任，努力成為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新人；為祖國、為民族、為人民、為人類的不懈奮鬥中綻放絢麗之花！

上周，思旋本欄曾記載資深愛國者芬姐夫婦在年輕時的紅色之革命故事，芬姐娓娓道來…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芬姐夫婦曾到上海法租界某幢洋房參觀，此幢洋房正是1921年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地點。其實，在此之前，新文化運動的始創者，有南陳（獨秀）北李（大釗）自「五四運動」後引入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，繼而相約建黨。當時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、李達、董必武等13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。會期共有3天，卻因租界巡捕干擾，大會迫不得已改在鄰近浙江嘉興南湖一艘紅船上繼續開會。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決議，選舉產生中央局，莊嚴地宣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了。料不到，「一艘紅中國，萬眾跟党走」。中國共產黨黨員「開天闢地、敢為人先」。百年前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只有不到60名的黨員，經過百年崢嶸歲月之後，現今已有9千多萬黨員之多，成為世界最大的一個執政黨了。

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，他意志堅定、自強不息，正如他重上井岡山上所寫的詩詞，豪情萬丈表心聲「世上無難事，只要肯登攀」。

毛澤東率領中國紅軍來到貴州遵義。紅軍初期軍事失利，人數大減，紅軍內部產生不少軍事決策及人事組織上的分歧。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遵義召開會議，經過3天激烈討論，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，肯定了毛澤東等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。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，成為中央軍事指揮的領導者，繼而戰事取得節節勝利。

著名的遵義會議，在路線關乎生死存亡之際，航向得以扭轉轉折，打開了革命的新局面。毛澤東挽救了紅軍，挽救了共產黨，挽救了中國革命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走上奮鬥的道路，開啟了革命新征程，建立新中國，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、富起來、強起來！

嬰兒頌 父母的驕傲

4月初的一個寂靜黃昏，春意盎然，生的氣息在山徑兩邊蔓延，哇，我驚艷見那杜鵑花粉白、嫩紅，三五成簇地開得燦爛，花草茂盛，群芳爭艷；疫情侵襲人類的生命，唯有大自然天地草木，不知疫症為何物。我詫異見花草們雖貌似柔弱、微小，原來病毒惡菌再兇，也無阻其生生不息……

生有時序，疫情無法阻攔四季更替，春暖花開，更無法阻攔人生大事：情、愛、婚、孕，人類傳承代代的美麗行動一如既往——嬰兒依舊呱呱落地，像愛的小天使那般，高歌降世。人間4月天的一個晚上，她翩翩翩來了！這是個瀟灑色彩的日子，嬰兒像春花綻開美麗笑臉，不理睬疫症為何物，我感到她和母親的勇氣和力量，衷心讚美！

小嬰兒是第四代。嬰兒的媽是我女兒，一夜間我升格成了嬰兒的外婆，我84歲的老媽，也升格成了嬰兒的太外婆。僅是這一晚，小嬰兒的力量，已大得使三代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。我們這幾代的媽，無論老、中、青，為了這第四代的小嬰兒，生活節奏全轉了方向。現在女兒坐月子要補身，我和我老媽，親身購買薑、醋、新鮮雞和雞蛋，很忙於煮雞酒和煲薑醋。嬰兒父母，在小嬰兒出生後，未滿百日時，已預早買了本寶寶日誌，出生時印上小嬰的手印、腳印，貼上嬰兒的照片，喜孜孜地替她量身高，寫日誌，記錄她成長，怎能不忙呢！

探望小寶貝，現今是每天外婆、太外婆的指定活動；沒有她，疫情下生活了無生趣；有了她，日子過得每時每刻都彷彿充滿新鮮，喜觀嬰兒的乳香味，為了見小寶貝一面，疲下怕會感染，防禦做到十足。BB父母都很小心，每個出入家門的訪客，鞋必須放門外，入屋即先小心洗淨雙手，或抹拭消毒。我們不同時段去孫女家，盼能親她、抱她，為她哼兒歌，臨走給她送上飛吻呵。

我們常隔空用手機互傳嬰兒相片：各樣的嬰兒賀禮、賀卡、新衣襪，她變化的表情、打呵欠、吮奶呀、眼仔睜睜、閉目呀、睡姿不同的相片，也上載到家族群組去，家庭成員會在手機回應、欣賞，或教養嬰妙法，小寶貝成了交談的新話題，是重要人物啊！

親愛的孫女，我愛你勝過遼闊的宇宙，稚嫩的你是我們的開心果，你是父母的驕傲，是上天賜贈的一份最珍貴的禮物，一曲快樂頌歌，每天傳遞着歡欣！冀今後疫情消逝，笑口常開，祝願你天天開心沒煩惱！



日本朋友設計的立體賀卡。作者供圖

上網來一卦

剛剛過去的2020年，有一個行業成為了隱藏的藍海，當中不少從業者都悄悄賺了個盆滿鉢滿，且這個勢頭貌似仍在繼續。而這個行業，就是網絡占卜。

玄學，在人類群體中從來都是廣受歡迎的。從入門級的星座、屬相，到專業級的塔羅牌、請碟仙以及紫微斗數等，每個領域都有眾多愛好者。據2011年美國普度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，中國相信風水的人有1.45億，相信財神的有1.41億，而曾在過去12個月內算過命或看過相的人有3.62億。

但特別的是，與過去信奉玄學者普遍年長不同，不知從何時起，這一屆年輕人已默默榮升為玄學粉絲主力軍。而伴隨着年輕人熟悉的方式，互聯網+占卜一時間風生水起。

有調查顯示，對應IOS系統的涉及星座、風水、算命、紫微斗數等內容的APP有多達227款。各短視頻平台上有關占卜的內容也早火熱態勢，比如抖音上的話題「塔羅測試」，累計視頻已達10.7萬，累計播放量更達到22.8億次。再比如B站，前5,000個有關占卜的視頻中，最高點擊量超過300萬次，最低的也接近6萬。

在流量為王的今天，有人點擊就意味着有錢入袋。那麼，靠網絡占卜這個IP，一個月的收入能有多少呢？

有媒體在淘寶上找了一家以售賣風水物品為主的人氣店舖，根據店中的貨品單價和銷量算出了該店的月收入，答案為18.8萬元人民幣。還有媒體直接採訪了網絡占卜師本人，以該占卜師為例，占卜費分188元、288



透視作家旅遊觀

作家旅遊，多是為采風。采什麼風？采一縷外天地攪動不停的風，還有些許土；把它們握在手中。然後，再用這團或輕柔或火辣的風土，點燃心中的思念，漸漸變成筆底的火種。

「買一張永久車票，登上一列永無終點的火車。」這是馬爾克斯在《百年孤獨》中的名言。在198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演說中，馬爾克斯說，大駕到拉丁美洲來看看吧，《百年孤獨》寫的是拉丁美洲的現實，並非魔幻。

抗日戰爭時期，旅居桂林的作家羅蕪暫時喘息，但民族苦難、個體艱辛使他們憂患滿懷。因此，當審視和體驗桂林時，他們常帶上一縷或濃或淡的憂鬱。巴金在《桂林的微雨》寫道：「綿綿的細雨成天落着。昨晚以為天就會放晴，今天在枕上又聽見一滴一滴的雨聲。心裏想：這樣一滴一滴地滴着，要滴到什麼時候為止呢？」蘆荻詩歌《霧》：乳色的月亮攬着重霧/我步過灘江橋/橋上，淋濕霧/山，沉在霧裏/水，沉在霧裏。詩人的心情如此憂鬱，就是因為心「比霧還沉重」。

台灣散文作家張曉風的旅游作品，風格明快。她說：「有一個地方，我非常嚮往，是桐廬、富陽、富春江、嚴子陵從前釣魚的地方。結果去那地方，找到一個村子，他們說是孫權的故居。那個村子好奇怪，幾百家人連在一塊兒，下雨時走來走去都不會打濕。就是說，我穿過你家，你穿過我家，這麼走的樣子。這個村子，非常有意思。」

張曉風心中的旅遊，就是要尋找這種感覺的。在旅遊地，她看到一個農村婦女洗衣服的搖衣板，如獲至寶買回台灣。「我並不喜歡到古董店買一個供在那兒的東西，而喜歡跟生活有關的物件。就說這個

卓越

這學期我會佻接了一門叫做《視聽傳播中的交響樂和搖滾樂》的課，最近講到了搖滾樂部分。備課的時候，我看到一則軼事，說鄭鈞還沒出名就經常寫歌。他先是租了人大後門外的一個農民房。房東太太問他住這兒幹什麼，他說寫歌。房東太太又問：「寫歌幹什麼？」他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。後來，同樣的問題又被問是搞音樂的人問起，他更無從回答。那個人也沒想讓他回答，還以過來人的身份指點道：「何必自己寫，有誰願意聽。現在大腕那麼多，找別人的歌唱不就完了。」可是鄭鈞就是想自己寫。然後就有了《回到拉薩》。

對於現在的年輕人，那個時代的中國搖滾樂已經很遙遠了。即便像鄭鈞這種紅極一時的人物，如今也幾乎無人關注了。然而，一種創作的熱情，其實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，總是相同的。這種熱情最浪漫之處在於，當一個人創作的時候，他是不知道自己要用名的。多數時候，別人也不這麼看。因為太過熟悉對方，會覺得這個人平淡無奇，他的作品也必定很平常。可是偏偏那些才華洋溢的作品就是這樣無聲無息地出了名。就好比《月亮與六便士》當中的思特里克蘭德，在生前被人認作負心漢、乞丐，甚至對於他畫畫的舉動也會嘲笑，覺得這樣一個窮鬼自視還挺高。可是過了一二十年，自己的兄弟忽然從英國打來電話，說大溪地出了位非常了不起的畫家，現在他的畫在倫敦十分風靡，可以賣一個大價錢。這時候，此人才意識到自己的這位書家原來真的了不起。

天才之所以不容易被認出來，就是因為他的成名沒有徵兆。只有等人給他們立傳的時候他們才顯得不同。在那本書裏，一切都順理成章，當事人像是注定與眾不同，他所經歷的一切，都在為他成為一個偉人而作準備。其實書裏的事固然都發生過，可不像寫出來的那麼理所當然。他的每一次抉擇，或許出於被迫，或許無知無覺，也許還是彎路。可是在看這個書的時候，你會覺得這些零碎的過往都是上天的安排，冥冥之中自有聯繫。

我從來不相信傳記的原因就在這裏。這種書，或多或少總有點造神的意思，稱不上完全的寫實。它本身最大的作用不在於使你了解一個人，或者獲得某種經驗，而是要展示一種上

